

## 杨炯乃唐开国大将李靖弟婿考

祝 尚 书

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，为唐初著名作家，史称“初唐四杰”。四人皆有文集传世，但王、杨、卢三人原集皆散佚已久，今存乃后人辑本；骆宾王因参加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被杀（或云逃遁后下落不明），至中宗即位方令郝云卿搜访，今郝氏所编原本十卷虽存（宋刊本），然其作品当时已多散亡，只能说状况较好于另三人。因此，四人文集中可供勾稽身世的材料很有限，加之史传简略，故后人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只能略知大概，留下许多疑点和空白。比如杨炯，其妻族就从未被人提及，当今学界似乎也一无所知。

笔者近来校理《杨炯集》，在该书卷九《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》中，发现了杨炯妻族的线索，虽然也很简略，但足以知其究里。盖因《墓志铭》用骈文写作，而骈文的叙事方法特殊（用典故类比），故该墓志未能引起学界注意。本文略作稽考解读，庶对自称“吾少也贱”（见《梓州官僚赞》）的杨炯生平有更多了解。

### 一、李嘉身世家族考

《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》，乃杨炯为墓主李嘉所作。李嘉何许人也？《墓志铭》曰：

公讳嘉，字大善，陇西成纪人也。赵郡太守、雍州大中正、上开府、永康公之孙，幽州都督、镇军大将军、上柱国、丹阳公之子。

“陇西”句，按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九《秦州》：“（秦）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此为陇西地。汉武帝元鼎三年（前114），分陇西置天水郡。……魏分陇右为秦州，因秦邑以为名。……大业三年（607）罢州为天水郡。隋末陷于盗贼。武德二年（619）讨平薛举，改置秦州，仍立总管府。”此言陇西，乃循旧名，实即秦州。同上书《成纪县》：“本汉旧县也，属天水。……（后）周成纪县属略阳郡。隋开皇三年（583）罢郡，县属秦州，皇朝因之。”县址约在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西南。

“赵郡”句，赵郡，唐赵州旧名，地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赵县。大中正，官名。《隋书·百官志》中：“流内比视官十三等。……诸州大中正，……视第五品。”

上开府,原“开”下有“封”字,据《文苑英华》卷九五九、《初唐四子集》、《全唐文》删。上开府即“上开府仪同三司”。《唐六典》卷二《尚书吏部》:“从一品曰开府仪同三司。”李林甫注:“后周置上开府仪同三司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仪同三司、仪同三司等十一号,以酬勤劳,隋氏因之。”从官名知“永康公”为隋人,“永康公”(当即永康县公)乃其人封爵。那么谁是“永康公”?若能考明其子在唐初曾为幽州都督、封丹阳公者为谁即可。今考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:“父詮,隋赵郡守。”同传又曰:“靖弟客师,贞观中官至右武卫将军,以战功累封丹阳郡公。”《新唐书·二李(李靖、李客师)传》增如下两句:“(客师)卒,年九十,赠幽州都督。”因知“永康公”即李詮,乃李靖(《旧唐书》本传称“本名药师”;《新唐书》谓“字药师”)、李客师兄弟之父。“幽州都督”,乃李客师死后赠官。至此,便可得出李嘉及李氏家族三代的完整链条:李嘉乃李詮之孙,李客师之子,李靖(药师)侄子。然墓主李嘉为“陇西成纪人”,两《唐书》本传称李靖、李客师兄弟为“雍州三原人”,何也?其实两说皆不误:“陇西成纪”乃李氏郡望,而李靖兄弟在唐初实居雍州三原。三原,雍州(即京兆府)县名,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部。

又按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:“李靖,……祖崇义,后魏殷州刺史、永康公。”则进一步得知李詮之父名——李崇义。李崇义在后魏时封“永康公”,《墓志铭》称李詮为“永康公”,当是袭其父之封爵。至此,由李崇义到李嘉,已是四代了。

考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(《新唐书·二李传》略同):李靖初仕隋为长安县功曹,历驾部员外郎,李渊攻取长安,被擒,于是归顺之。以军功授上柱国,封永康县公,诏命检校荆州刺史。太宗嗣位,拜刑部尚书,并录前后功,赐实封四百户。贞观二年(628),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。三年,转兵部尚书。又拜尚书右仆射,加特进。贞观十七年(643)诏图画李靖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。卒,赠司徒、并州都督。弟客师,贞观中官至右武卫将军,以战功累封丹阳郡公,永徽初以年老致仕。总章中卒,年九十馀(《新唐书》无“馀”字)。则唐初李靖兄弟身居将相,其家族地位极为显赫。杨炯《墓志铭》称李嘉“门承将相”,有以也。

## 二、杨炯与李氏家族关系考

杨炯与地位显赫的李靖家族有何关系?我们再读《墓志铭》:

炯樗栎庸材,瓶甕小器。仰惟先友,叨雅契于金环;俯逮嘉姻,荷深知于玉润。南容有道,仅闻将圣之言;东武建塋,俄述安仁之赋。

由于这几句全用典故,我们不得不逐句将它“读懂”,然后方可知所述事实。

“炯樗栎”句,樗、栎,皆木名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惠子谓庄子曰:吾有大树,人谓之樗,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,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,立之涂,匠者不顾。”同书《人间世》:“匠石之齐,至乎曲辕,见栎社树。……观者如市,匠伯不顾,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,走及匠石,曰:‘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,未尝见材

如此其美也，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’曰：‘已矣，勿言之矣，散木也。……是不材之木也，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’”后以樗栎喻人之不才。“瓶筩”句，瓶，古代小酒器。《诗经·蓼莪》：“瓶之罄矣，维罍之耻。”毛传：“瓶小而罍大。”筩，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曰：噫！斗筩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”何晏《集解》引郑（玄）曰：“筩，竹器，容斗二升。”后喻人气局狭小。《陈书·韩子高传》、《华皎传》“史臣”评二人道：“瓶筩小器，舆台末品。”二句乃杨炯自谦之词。自我贬抑之甚，亦见其恭敬之甚，说明杨炯与下文所述之人，关系非同一般。

“仰惟”二句，《晋书·傅玄传》附《傅畅传》：“畅，字世道。年五岁，父友见而戏之，解畅衣，取其金环与侍者，畅不之惜，以此赏之。”则“先友”指杨炯父亲之友人，谓杨炯童子之时，即得到父执的赏识。“俯逮”二句，《晋书·魏玠传》：“总角乘羊车入市，见者皆以为玉人，观之者倾都。……玠妻父乐广，有海内重名，议者以为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。”嘉，原作“婚”，《英华》校：“集作嘉。”《初唐四子集》作“嘉”。按：作“嘉”义胜。潘岳《怀旧赋》：“余总角而获见，承戴侯之清尘。名余以国土，眷余以嘉姻。”则所谓“戴侯”（潘岳岳父杨肇，详下），代指杨炯父之“先友”；而在《李嘉墓志铭》中述此事，“戴侯”显然也指李嘉之父，即向杨炯“俯逮嘉姻”者也。直白之，四句谓杨炯从小得到其父友李客师的器重，长大后，两家便结为“嘉姻”；而墓主李嘉，自然也就是杨炯之妻兄弟（当为兄，见下）。

“南容”二句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谓南容，‘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’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何晏《集解》引王（肃）曰：“南容，弟子南宫縚，鲁人也，字子容。不废，言见用。”将圣，指孔子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‘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’”两句谓孔子之兄仅闻孔子之言，即将女儿嫁与南宫縚。此谓自己得李客师信任，而被俯纳为婿。

“东武”二句，《文选》潘岳《怀旧赋》：“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。始见知名，遂申之以婚姻，而道元、公嗣，亦隆世亲之爱，不幸短命，父子凋殒。”李善注引潘岳《杨肇碑》曰：“肇字秀初，荥阳人，封东武伯，薨，谥曰戴。”又引贾弼之《山公表注》曰：“杨肇女适潘岳。……肇生潭，字道元，大中大夫；次韶，字公嗣。”则“东武”指杨肇。《怀旧赋》又曰：“东武托焉，建茔起畴。”李善注引如淳《汉书注》曰：“茔，冢田也。”按潘岳字安仁，则“安仁之赋”即《怀旧赋》。此两句，杨炯自谓为妻兄李嘉作墓志铭，与潘岳当年受岳父杨肇之托，为妻兄弟杨潭、杨韶“建茔起畴”之事相同。由此知所谓“俯逮嘉姻”者只能是李客师，而不可能是客师之子，即本《墓志铭》之墓主李嘉。

据《新唐书》本传，李客师“总章中卒，年九十”。“总章”只三年（668—670），“总章中”当为总章二年（669）。以此推之，则李客师当生于北周宣帝大成二年（580）。又据杨炯《墓志铭》，李嘉卒于永淳元年（682）八月二十一日，享年七十二，推之则生于隋大业七年（611）。再据今人傅璇琮先生所作《杨炯

年谱》，杨炯生于高宗永徽元年（650）。总章二年，炯二十岁。则杨炯妻李氏，当是李客师晚年（盖七十馀岁时）所生，故李嘉必为其妻兄，而杨炯也与妇翁、妻兄年龄相差很大。

就年龄论，如果以李嘉为杨炯岳父，似乎更合理些。但如上文所言，“俯逮嘉姻”的只能是李客师，而不可能是客师之子李嘉。此点极重要，也容易引起误会，故不妨再作申述。前面说过，因《李公墓志铭》用的是骈文，而骈文的特点，是叙事多用典故作类比。《墓志铭》既称“东武托焉，建茔起畴”，而潘岳《怀旧赋》所说的“东武”，乃指潘岳岳父杨肇，所托之事，是为其子、也就是潘岳的妻兄弟杨潭、杨韶“建茔起畴”。因此，杨炯这里用《怀旧赋》之典，必是说他为妻兄李嘉作墓志铭，与潘岳当年受岳父所托之事相同。假如杨炯岳父为李嘉，则与典故原意相违，难免用事失误之讥，而对杨炯这样一位骈文高手，又事关自己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何况即以年龄论，李客师、杨炯翁婿虽然差距大，但李客师晚年（七十馀岁）生女，并非不可能，这在当今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，而对于封建时代妻妾成群的高级军官来说，更是勿须惊诧的平常事。总之，“俯逮嘉姻”于杨炯的，只能是李客师，而不可能是李嘉。

据两《唐书》本传，李靖卒于贞观二十三年（六四九），则其卒时杨炯尚未出世，他不可能知道将来会有杨炯这样一位才子侄婿，当然杨炯也无缘从官至宰相的妻伯父处得到任何政治“好处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